

黃金組

佳作



吳餘鎬

退休老人，一輩子沒有什麼豐功偉蹟。不說也罷  
——天涼好個秋。

## 父親的香菸

「二手菸」這個人人退避三舍聞之生厭的東西，對於我卻有一種莫名親切熟悉的好感——或許它和父親有關——雖然父親已過世三十二年了，但我仍不能忘記他身上香菸的味道。

小時候，我們一家十口，擠在一棟三合院偏西的一隅，與飼養的豬隻牲口為鄰。石頭壓著屋瓦的下面，是大竹做的屋樑；四圍的泥牆，是父親農閒時，採自田間的泥土，加上稻草，一塊塊辛勞打造的成果。

每逢颱風的夜晚，父親總是頭戴斗笠，身著蓑衣，一身淋漓的守護著這危如累卵的家園。

「去拖些稻草給我。」父親在風雨中大叫。

披著麻袋擋雨的和哥哥聽到了，便死命的從後園稻草堆裡，拖來一只只風雨澆灌後沈重的稻草，拿給父親，讓他摔到屋頂，鎮住就快被掀走的屋瓦。

「糟了，那枝竹子快掃到屋頂了。」父親叫著。

風雨中，他果決俐落的砍斷粗如手臂的大竹，乘著風勢，讓它倒向屋子的另一邊，解除了立即就要面對「屋漏又逢連夜雨」的慘況。

好不容易，風雨稍緩。黑暗中遠處現出了一點紅光，我知道：父親在抽菸了，我們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果然——

「進屋裡去，叫你媽找件乾衣服換了，不要被感冒。」父親說話了。我們兄弟倆就像得到了特赦，丟下黑暗裡的父親，逕自跑回溫暖的屋裡。

不多久，父親也進來了。他摘掉斗笠，脫掉身上的蓑衣，溼透了的身子，直打哆嗦的說：

「快快，快生一把火。……」

母親見了，趕緊拿了一只乾稻草，在大灶旁升起一堆火。父親便裸著上身，在旁邊不停抖動的烘烤。聽父親說，這是因為早年參加太平洋戰事，在菲律賓染過瘧疾的後遺症，稍受風寒，便會發抖。

不多時，一只稻草即將燒盡，父親換上乾的衣物，嘴上也多了一根香菸。頓時，屋子裡彷彿變得溫暖多了。

我喜歡看父親抽菸的樣子，也喜歡聞菸的味道，不知怎的，它總給我一種安全感。冬夜裡，父親躺在簡陋的竹架床上抽著菸，我兩兄弟蜷縮在旁邊的一張四方桌前做著學校的功課。時不時的，他會問一下學校學習的情形，有時也會說些處事做人的道理，訓勉我們要掙脫貧困，唯有努力讀書。但大多時候，他只是在一旁，默默的吐著菸圈陪著我們。在那一燈如豆的寒夜裡，他就是我們最好的守護神。

大約總是八、九或十點鐘吧，功課做好了，我走到隔壁的牛欄牆邊尿桶尿完了尿，便一骨碌的鑽進溫暖的被窩。我把頭埋在父親的胳肢窩裡，一雙冰冷的小腳，很順理成章地架在他溫暖的肚皮上，父親總會順勢的把我抓過去，夾在兩條大腿間給我煨暖。這時，我的鼻子裡聞到的盡是父親身上衣服濃濃香香的香菸味，它帶給我無限的溫暖與安全感，讓我很快地進入甜甜的夢鄉。

「長大了不要像爸爸抽菸。」

閒時，父親坐在堂屋前的天井裡做著竹篾活兒，他會邊抽著菸，邊對著蹲在一旁收拾殘枝破篾的我說。

「刻苦耐勞」、「堅忍奮鬥」差堪可以說是父親一生的座右銘。家裡耕作著六分薄田，他總想盡可能的產出最多的收穫。因此，別人家一期的稻作，只需除兩次草，我們家的田裡，一定要除三遍；在不可能有三穫的北臺灣，他也會想辦法嘗試夾雜著種些農作；冬日裡二期稻作收成後，蘿蔔、芥菜更是永遠不會缺席的田間菜蔬……。在那經濟不發達的日子裡，沒有多餘的錢買肥料，於是，附近營區廁所的化糞池，就是他不用花錢的肥料站。父親就像有用不完的體力，一年到頭拖著二輪板車，死命的來回營區與田地之間。有時迫於爭肥者眾，怕軍中的水肥枯竭，便會在田頭先挖好一個大糞坑，用來儲放那些辛苦拖回來的戰利品。幼時的我們，臉上還掛著兩串鼻涕，就要跟在後頭用力幫著推動板車。天穿日——傳統客家習俗在這一天的要休息而不上

工。客諺有云：「天穿毋寮<sup>1</sup>，做到死，天穿毋寮苦到死，有做無做，寮到天穿過。」每當那時，我們的水肥拖車行經別人屋前時，大家總會譏諷嘲笑著說：「省省力吧！你不休息，老天也不會獎賞你們的。」這時，他總還是默默的拉著，使勁的拖著，嘴上一截菸屁股也好像捨不得吐掉，為自己辯白一下。

農忙時節，他除了耕作家中田地，還承攬了附近鄰居農田的耕耘與整地工作。於是，一般農家最晚六七點便收工回家休息去了，父親總會做到八九點鐘才甘心摸著黑回來。他常說：「趁著天氣涼爽多做一點。」因此，每當飢腸轆轆的我們，守候在家門口等著他吃晚飯，只要遠遠的看見黑暗裡的一點紅光走近，我們都會雀躍不已——爸爸回來了，我們可以吃飯了；清晨三、四點，當我們還在睡夢中，父親又已趕著牛下田了。整個夏天裡，我們幾乎不曾得知他有無睡覺休息。他就像鐵人似的，一會兒要餵飽家中的耕牛，一會兒又要去巡察田水，準備著明天的工作。於是，他嘴上香菸的那點紅光就成了他的手電筒、探照燈，陪著他到天明；溽暑裡，他還替鄰人噴灑農藥，嘴裡的香菸就是他的口罩，隔絕了惡臭的農藥氣味。也因為這樣，一次，還差一點要了他的命。……

<sup>1</sup> 寮：hiau<sup>55</sup>（四縣音）、hau<sup>33</sup>（海陸音）休息、遊玩。

在那個打工不易，找不到外快的年代，大半的鄰居農閒時，最多是弄弄菜園，種種自家食用的小菜，或坐在門庭樹下聊天閒嗑牙罷了。父親卻把時間花在「看能不能賺到有錢人的錢」方向打轉。——他在家裡成立了「育犬莊」，飼養純種德國狼犬，從事起狼犬的訓練、配種、買賣以及參加比賽……等種種行當。這一來，他的日子更加忙碌了，嘴上的菸也就抽得更凶了。——他常叨著菸與人應酬，也叨著菸替村子裡的豬隻看病。那時，飼養豬隻幾乎是農村裡每個家庭的副業，父親藉著過去服役時習得的一些醫藥常識與勤於向農會獸醫師學習的關係，在鄉里間做起獸醫師的工作。

——看病、打針、人工配種……這一切都要在那簡陋、骯髒……的環境裡進行。於是，香菸也就彷彿成了他的「芳香劑」。

生活是如此的艱辛，他一輩子省吃儉用，什麼都捨不得花費，但唯有香菸成了他唯一的安慰。

「爸爸抽菸也是不得已的。」有時他在聽了母親嘮叨，說他抽菸浪費金錢的話後，會很不好意思的找理由解釋：

「與人交際總要先遞枝菸後才好說話。」但他每次說這話的時候，總還會提醒我們：「辛辛苦苦錢去買菸燒，是最呆的一件事了。」

記憶裡，他戒了幾次菸——他會把竹子做的菸嘴丟掉；當菸癮來時，他會到小店裡，買包摻有薄荷，口感涼涼的「飛機糖」來止癮——但大多時候，糖果總是落入我

們這群孩子的嘴巴裡。記錄中，他戒菸的時間，最長也不過支撐個十天半個月吧，我們又看見他到處在找竹根，做起菸嘴來了。有時母親生氣了，不給他錢買菸，就看在家裡四處抽屜角落裡，找了一堆過去抽剩的菸屁股，一截截地拆開，用日曆紙細心的捲好，然後又高興地吞雲吐霧起來了。

冬日裡，如果農閒又遇上下雨的天氣，他沒法外出工作，這時他常是一條「水褲頭」穿著，抱著還小的我，到隔壁伯父家聊天。坐在他溫暖的懷裡，感受到他大腿上粗硬的腿毛，癢癢的刺著我，再聞著他嘴裡吐出來「新樂園」二手菸的味道，竟成了我童年生活最溫馨甜蜜的回憶。

一次二期稻作收成後，國小同學相約到空曠的田地裡放風箏。放學回家後，我看見父親又叨著菸在家前的曬穀場上訓練狼狗。他見我回來了，拿下菸在手裡摀熄，要我拉住狼狗，然後在手上套上一只厚麻袋縫成的臂套，叫我命令狗兒攻擊他。幾次的攻擊，狼狗都緊緊的咬住他那已有防備的手臂不放，他滿意的叫我休息。我鼓起勇氣告訴他：我想要一隻八角風箏。他聽了沒有說什麼話，隨手把狗兒拴了，從口袋裡掏出剛才剩下的半截菸點了，然後找了一把柴刀，取過屋角斜靠著的一截竹子，竟剖起竹篾，做起風箏來了。我蹲在旁邊，興奮地看著他細細地修著竹篾，用肥料袋上取下來的棉線緊緊地綁好。就像變魔術般的，他做了一隻又大又好看的八卦風箏。

「沒有風箏線怎麼辦？」我著急又煩惱的問父親。

父親笑笑的取下嘴角叼著的香菸。

「去雜物間把空肥料袋拿過來。」父親笑笑的說。

「空肥料袋？……」我滿腹狐疑的跑到雜物間，抱回了一堆空肥料袋，不知父親要它們和風箏線有什麼關係。

只見父親很有耐心的把一個個肥料袋上的縫線拆下收集起來，然後兩兩一股的放在大腿上搓起繩來。每當一股棉線將要搓盡時，他總會先抽上一口菸後夾在手上，把菸燼彈掉再叼回嘴邊，一手再拿過一條棉線接續著搓出一條長長的風箏線來。

「不知道夠不夠長呢？」當父親把一球縈滿竹片的線球交到我手上時，我忍不住的問父親。

「不夠再跟爸爸講。」父親慈愛的說著，很滿足的吐著一個又一個菸圈，飄上了屋樑。我知道，明天我的風箏肯定是飛得最高最遠，讓人最羨慕的一個。

大學畢業後，我考上預官。服空軍補給官役時，單位每個月都會配發販售香菸，我總會將自己的配額買足，再徵詢一些不抽菸的同袍，將他們的配額讓給我，好多買幾條存著。輪到休假回家時，便把它當作送給父親的禮物。每回看見父親遞菸請客，

對方接過「八一四」<sup>2</sup>露出詫異的表情時，我總會隱約地感覺到父親的驕傲與欣慰：「這是我兒子當兵帶回來的。」父親總是這樣笑著說。

父親最長的一段不抽菸的日子，大概是因多日便秘到醫院檢查，發現是直腸腫瘤作祟，開刀治療的那段時間。手術後，他躺了近兩個月的醫院都還不得出院。醫生囑咐不可以再抽菸了，他只有接受，乖乖地躺在白色的病房裡，百無聊賴的等著身體康復。我知道，這時候他最想要的就是「抽口菸」。一日，有抽菸習慣的弟弟來探病，他悄悄的向他要了一根菸，看他滿足的神情，和一副瞞著醫生做壞事，那小孩般頑皮的笑意，霎時，我們都心照不宣的相視而笑。

出院後的父親為了健康，果然戒掉了他幾十年的習慣，不再抽菸了。可是，命運之神總是喜歡捉弄人——他謹遵醫囑，割捨了最愛，但上天仍不能多假以天年——腫瘤復發，蔓延肝臟，最後腹水漲滿了腹腔，呼吸衰竭痛苦的離開人世。

「啊！爸爸。……人皆有父，翳我獨無……」天倫夢斷，在依稀的淚光中，我似乎還能聞到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香菸味，以及那黑暗中閃著點點紅光，所帶給我的安全感……。

<sup>2</sup> 八一四：空軍以八月十四日為「建軍節」命名香菸名稱。

\* 評審評語

文中的某些用詞並不精準，但作者著力描述父親的形象，刻苦慈愛的形象躍然生動。父不言愛，但陪伴讀書與做風箏的細節都已是愛，靜默而行，愛更深刻。勤勞刻苦維護家庭的父親，手不離菸，那是釋壓的象徵，作者細微觀察與描述，亦是對父親深刻的感念。

——蔡素芬

\* 得獎感言

年紀大了，本該一切放下。奈何主辦單位開放網路方便投稿，於是一時手癢，冒然造次。感謝評審的青睞，讓平靜的生活，起了一點小小的漣漪……。